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十

舉官

唐制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凡官員有數而署置過者有罰知而聽者有罰規取者有罰每歲五月頒格於州縣選

人應格則本屬或故任取選解列其罷免善惡之狀以十月會於省過其時者不叙其以時至者乃考其功過同流者五五為聯京官五人保之一人識之刑家之子工賈異類及假名承偽隠冒升降者有罰文書乖錯隠幸者駮放之非隠幸則不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

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已注而唱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為甲上於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黄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以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謂之奏受視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凡官已受成皆廷謝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凡出身嗣王郡王從四

品下親王諸子封郡公者從五品上國公正六品上郡公正六品下縣公從六品上侯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子從七品上男從七品下皇帝緦麻以上親皇太后期親正六品上皇太后大功皇后期親從六品上皇帝袒免皇太后小功緦麻皇后大功親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緦麻皇太子妃期親從七品上外戚皆以服屬降二階敘娶郡主者正六品上娶縣主者正七品上郡主子從七品上縣主子從八品上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

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凡品子任雜掌及王公以下親事帳内勞滿而選者七品以上子從九品上敘其任流外而應入流内敘品卑者亦如之九品以上及勲官五品以上子從九品下敘三品以上廕曾孫五品以上廕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與正官同郡縣公子視從五品孫縣男

以上子降一等勲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後孫視正三品凡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從八品上中下第從八品下明經上上第從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從九品下進士明法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弘文崇文館生及第亦如之應入五品者以聞書算學生從九品下敘凡弘文崇文生皇帝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一家聽二人選職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中書

門下正三品同三品六尚書等子孫并姪功臣身食實封者子孫一蔭聽二人選京官職事正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官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并供奉三品官帶四品五品散官子一蔭一人凡勲官選者上柱國正六品敘六品而下遞降一階驍騎尉武騎尉從九品上敘凡居官必四考四考中中進年勞一階敘每一考中上進一階上下二階上中以上及計考應至五品以上奏而别敘六品以下遷改不更

選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勞歲一敘給記階牒考多者准
考累加凡醫術不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圖畫工巧造
食音聲及天文不過本色局署令鴻臚譯語不過典客
署令凡千牛備身備左右五考送兵部試有文者送吏
部凡齋郎太廟以五品以上子孫及六品職事并清官
子為之六考為滿郊社以六品職事官子為之八考而
滿皆讀兩經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擇儀狀端
正無疾者武選凡納課品子歲取文武六品以下勲官

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為解上兵部納課十三歲而試第一等送吏部第二等留本司第三等納資二歲第四等納資三歲納已復試量文武授散官若考滿不試免當年資遭喪免資無故不輸資及有犯者放還之凡捉錢品子無違負滿二百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於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散官其視品國官府佐應停者依品子納課十歲而試凡一歲為一選自一選至十二選視官品高下以定其數因其功

過而增損之
高祖武徳初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員有司
移符州縣課人赴調逺方或賜衣續食猶辭不行至則
授用無所黜退不數年求者浸多亦頗加簡汰
舊制內外官皆吏部啓奏授之大則署制三公小則
綜覈品流自隋以降職事五品以上官中書門下訪
擇奏然後下制授之唐承隋制初則尚書銓掌六品
七品選侍郎銓掌八品選三年一大集每年一小集

其後尚書侍郎通掌六品以下選其員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唱詮尚書侍郎為之典自貞觀以後員外郎乃制授之又至則天朝以吏部權輕監察亦制授之其銓綜也南曹綜覈之廢置予奪之銓曹注擬之尚書門下兼同之門下詳覆之覆成而後過官至肅宗即位靈武強寇在郊始命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

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在京師者冊授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並臨軒冊授其職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朝堂冊訖皆拜廟冊用竹簡書用漆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及冊拜皆宰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於尚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否供奉官名起居補闕拾遺之類雖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屬選司開元四年始有此制唐取人之路蓋多矣方其盛時著於令者納課品子萬

人諸館及州縣學六萬三千七十人太史歴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醫藥童針呪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人千牛備身八十人備身左右二百五十六人進馬十六人齋郎八百六十二人諸衛三衛監門直長三萬九千四百六十二人諸屯主副千九百八人諸折衝府録事府史一千七百八十二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執仗執乘每府三十二人親事帳内萬人集賢院御書手百人史館典

書楷書四十一人尚藥童三十人諸臺省寺監軍衛坊府之胥史六千餘人凡此者皆入官之門戶而諸司主録以成官及州縣佐史未敘者不在焉至於銓選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於洛州謂之會選高宗上元二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仕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為選補使謂之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歲水旱皆

遣選補使即選其人而廢置不常選法又不著故不復詳焉

太宗貞觀五年六月十一日敕准貞觀四年正月一日制春秋舉薦官中書門下奏常參官八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及額内得替者並停薦其使下郎官御史丁憂廢省官在外者望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委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參清官并諸使三品以上左右庶子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國子

博士長安萬年縣令著作郎中允中舍祕書太常丞贊善洗馬等每年一度聞薦至六年十二月一日敕自今已後王府宮官停薦其見任宰相及勲臣子弟亦不須舉人至八年每冬薦官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准前敕處分至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或成者宜令諸司尚書左

右丞本司侍郎引試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迹定為三等并舉主姓名錄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按唐初所謂冬薦即後來所謂舉狀也但如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皆有薦人之權則其途亦廣然所薦必試而後用則薦人者亦必審而後發不至如後來全以請謁囑託而得之者矣

高宗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

注法復定州縣升降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督都護府悉有差次量官資授之其後李敬元為少常伯委事於員外郎張仁禕仁禕又造姓歷改狀樣銓歷等程式而銓總之法密矣然是時仕者衆庸愚咸集有偽主符告而矯為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代進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雖繁設等級遞差選限增譴犯之科開糾告之令以遏之然猶不能禁大率十人競一官餘多委積不可

遣有司患之謀為黜落之計以僻書隱學為判目無復

求人之意而吏求貨賄出入升降

黄門侍郎知吏部選事劉祥道上疏曰今之選司取

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人是傷多也

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古之選者為官擇人

不聞取人多而官員少也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

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謹約在所須

人量支年别入流者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

已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千四百餘人計應須數外恒餘兩倍又比來放選者見停亦千餘人更復年别新加實非處置之法望請釐革

稍清其選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多為政之弊

公卿以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

武后初試選人皆糊名后以為非委任之方罷之務收人心士無賢不肖多所進奬職員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處之故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謠又以鄧元挺許子儒為侍郎無所藻鑑委成令史依資平配李嶠為尚書又置員外郎二千餘員悉用勢家親戚給俸祿使釐務至與正官相毆者又有檢校敕攝判知之官

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敕斜封授官號斜封官凡數千員内外盈溢無聽事以居當時謂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又以鄭愔為侍郎大納貨賂選人留者甚衆至逆用三年員闕而綱紀大潰韋氏敗始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悉奏罷斜封官量闕留人雖資高考深非才實者不取初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至是通

其品而掌焉未幾璟元之等罷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布太平公主意上言罷斜封官人失其所而怨積於下必有非常之變乃下詔盡復斜封别敇官

元宗即位厲精為治制凡官不歴州縣者不擬臺省已而悉集新除縣令宣政院親臨問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敇授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銓司之任輕矣其後户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議置十銓乃以禮部尚書蘇

題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吳兢諫曰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侵官也今以題等分掌吏部選而天子親臨決之尚書侍郎皆不聞議者以為萬乘之君下行選事帝悟復以三銓還有司

開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

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有庸愚沉滞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及光庭卒中書令蕭嵩以為非求才之方奏罷之詔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分寸為差若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有異材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

按自漢董仲舒對策以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然則年勞之說自西漢以來有之矣然未嘗專以此為用人之法至崔亮之在後魏裴光庭之在唐則遂以此立法矣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頴以出遂至邅迴宋蕭二公皆以為非明皇雖從其言而卒不能易其法非特明皇不能易而已傳之後世踵而行之卒不可變何也蓋

守法之事庸愚皆能之知人之明則賢哲亦不敢以此自詭故也昔熙寧間東坡公擬進士御試策曰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講習而知德可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豈有法之可傳者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短於知人故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故終身

不敢用魏廷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敢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藏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

然則後之論者雖君相之用人猶以循規矩蹈繩
墨為主則知人之事固難以責之吏部尚書也
天寶二年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
郎宋遥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遥晉卿欲
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為
之首羣議沸騰安禄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
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遥晉卿
等皆坐貶官

天寶九載敕吏部取人必限書判且文學政事本自異科求備一人百中無一况古來良宰豈必文人又限循資尤難獎擢自今已後簡縣令但才堪政理方圓取人不得限以書判及循資格注擬諸畿望緊上中每等為一甲委中書門下察問選擇堪者然後奏授大理評事緣朝要子弟中有未歷望畿縣便授此官既不守文又未經事自今後有此色及朝要至親並不得注擬

初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後乃還本司視事兵

部吏部尚書侍郎知政事者亦還本司分闕注唱開元以來宰相位望漸崇雖尚書知政事亦於中書決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書者不自銓總又故事必三銓三注三唱而後擬官季春始畢乃過門下省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建議選人視官資書判狀迹功優宜對衆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員闕一日會左相及諸司長官於都堂注唱以誇神速或於宅中引注虢國姊妹垂簾觀之或有老醜

者指名以為笑士大夫遭詬恥故事兵吏部注官訖於門下過侍中給事中省不過者謂之退量國忠注官呼左相陳希烈於坐隅給事中列於前曰既對注擬即是過門下了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與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牘趨走諮事國忠顧謂簾中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楊氏大噱

先公曰唐之選格寛嚴失中其始立法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

利而擬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為甲上於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此其詳也惟若是是以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自裴光庭作循資格謂之聖書至楊國忠任情變法而選法始大壞然以韓文公之才猶三選無成十年如初不得已就張建封之辟然後得祿蓋嚴

則賢愚同滯寛則賢否混淆亦法使之然也

肅宗即位於靈武以崔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渙為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謗吾不忍為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

代宗大歷六年元載為宰相奏凡别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從之時載所奏擬多不遵法度恐為有司所駁故也

先公曰史稱載納賄除吏恐有司之駁正也然近世廟堂除官超資越格惟意所爲有司亦曷嘗敢問是唐之法令猶存耳

肅代以後兵興天下多故官員益濫而銓法無可道者德宗時試太常寺叶律郎沈既濟極言其弊曰近世爵禄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冑之家太優禄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爲當輕其禄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

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茍執不失猶乖得人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齊隋署置多由請托故當時

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刋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不可以坐守刓弊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

之聖王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偽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計大數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員寬事覈而官審賢者不奬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臣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

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景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況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益久乎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訖不能用

既濟選舉雜議十條二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史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

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賓貢亦不試練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四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若等爲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令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

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正司之過故云門雖多而易改門雖一而不可改者以此

致堂胡氏曰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為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案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焉大則委宰臣叙進下則聽州府辟舉其狥私不稱則吏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

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魏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為政在人人存則政舉矣其本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初吏部歲常集人其後三數歲一集選人猥至文簿紛雜吏因得以為姦利士至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闕員亦累歲不補陸贄為相乃懲其弊命吏部據內外員三分之計闕集人歲以為常是時河西隴右沒於虜河南

河北不上計吏員大率減天寶三之一而入流者加一故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選而考限遷除之法浸壞帝初任楊炎盧杞引植私黨排陷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必反覆參詰乃得下及陸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舉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上奏言其非便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

贄疏言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端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漢制

其州郡佐史自長吏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當時如杜喬則楊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以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當時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他皆類此所以明歷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凡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所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

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以後曁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啟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簡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

敕命之六品已下則並㫖授制勑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㫖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㫖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罷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

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陵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

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

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仕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狥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謹

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懲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遜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洪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

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考行善之迹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奬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敎之談無陰邪害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寃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

出戸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而用之旋聞横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横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常必由之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

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閲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償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閲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輾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

私薦易明歟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絶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責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令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其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

委任長官謹簡僚屬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亡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令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令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

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慼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事不踰者然後人主將任之則海内

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選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課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

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粗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懲舊説伏慮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阼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洪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頼多士之用太后不惜爵位以寵四方豪傑自為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

尋亦縻誅不少縱務取實才真賢故當時有杞推盈脫之語而一時所得如姚崇宋璟輩皆足以建開元之太平事見則天傳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揀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德宗天資猜忌用人太精東省閣闕累月南臺惟一御史則天舉用之法傷

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

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令陛下謹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

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貞元四年吏部奏艱難以來年月積久兩都士類散在遠方三庫敕甲又經失墜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詐欺分見官者謂之擘名承已死者謂之接脚乃至制敕旨皆被改張毀裂如此之色其類頗多所以選集加衆真偽混然謹具由歷狀樣乞委觀察使諸州府縣於界内應有出身以上合依樣通狀發到所司攢勘即姦偽必露

究柳可明

貞元九年御史中丞韋正伯劾奏稱吏部貞元七年冬京兆府踰濫解送之人已授官總六十六人或有不到京銓試懸授官告又按選格銓狀自書試日書跡不同即駮放殿選違格文者皆不覆驗及降資不盡或與注官伏以承前選曹乖謬未有如此遂使衣冠以貧乏待闕姦濫以賄賂成名非陛下求才審官之意由是刑部尚書劉滋以前任吏部尚書及吏部侍郎杜黄裳皆坐

削階

韓愈贈張童子序曰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舉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

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

按如昌黎公之說則知唐選舉之法州府所升者試之禮部禮部所升者試之吏部其法截然且禮

部所升之士其中吏部之選十不及一可謂難矣然觀御史韋正伯所劾奏貞元七年冬京兆府踰濫解送之人已授官總六十六人則似未經禮部者徑入吏部又會要稱太和元年中書門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學秪合於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選近年以來格文差互多有白身及散官并稱鄉貢者並赴科目選及注擬之時即妄論資次曾無格例有司不知所

守則知唐中葉以後法度大段隳廢紊亂矣

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定考遷之格諸州刺史四品以上皆五考見考課門

楊於陵為吏部侍郎初吏部程判別詔官參考齊抗當國罷之至是尚書鄭餘慶移疾乃循舊制於陵建言他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員有司計員為留遣之格事不相謀莫如勿置於是有詔三考官止較科目選至常調悉還吏部又請修甲歷南曹置簿相檢實

吏不能為姦

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唯懼人之能知也張鷟有龍筋鳳髓判白樂天集有甲乙判元微之集亦有判百餘篇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既以

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啟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敕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革去之但貌體豐偉用以取人未爲至論

按唐取人之法禮部則試以文學故曰策曰大義曰詩賦吏部則試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書曰判然吏部所試四者之中則判為尤切蓋臨政治民此為第一義必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摘隱伏皆可以此覘之今主司之命題則取諸僻書曲學故以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備選人之試判則務為駢四儷六引援必故事而組織皆浮詞然則所得者不過學問精通文章美麗之士耳蓋雖

名之曰判而與禮部所試詩賦雜文無以異殊不切於從政而吏部所試為贅疣矣陵夷至於五代干戈侵尋士失素業於是所謂試判遂有一詞莫措傳寫定本或只書未詳亦可應舉蓋判詞雖工亦本無益故及其末流上下皆以具文視之耳

文宗太和元年八月敕諸道諸軍諸使應奏判官并每年冬薦等所奏判官除新開幕府據元額署外其向後奏請如是元闕即云闕某職令奏某人充如已有令更

奏即云某職某人緣某事停奏某人替其前使下臺省官合冬薦者除府使罷外既有薦用當且要籍不合便稱去職自今已後如帶職掌授臺省官兩考者不在冬薦限如其實有故罷免者亦須待授官周歲然後許冬薦狀中具言罷免事故其他據品秩合冬薦者則依元

敕

太和二年三月都省奏落下吏部三銓注令春肯甲內超資官洪師敏等六十七人敕都省所執是格銓司所

引是例互相陳列頗似紛紜所貴清而能通亦猶議事以制令選已滿方此爭論選人可哀難更停滯其三銓已授官都省落下者並依舊注重與團奏仍限五日內畢其如官超一資半資以令授稍優者至後選日量事降折尚書侍郎注擬不一致令都省以此興詞鄭絪丁公著宜罰一季俸東銓所落人數較少楊嗣復罰兩月俸其令年選格仍分明標出近例冀絕徼求時尚書左丞崔弘景以吏部注擬多不守文選人中僥倖者衆糾

按其事落下甲敕選人輩惜已成之官經宰相喧訴故

特降此敕

七年中書門下奏令後請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本府本道常選人中擇堪為縣令司録録事參軍人具課績才能聞薦其諸州先申牒觀察使都加考覆申送吏部至選集日不要就選塲更試書判吏部尚書侍郎引詣銓曹試時務狀一道訪以理民之術及自陳歷仕以來課績二條擇其理識優長者以為等第便以大

縣注擬如刺史所舉併兩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優與進改其縣令錄事參軍得上下考兼陟狀者許非時放選如犯贓至一百貫已下者舉主量削階秩一百貫已上者移守僻遠小郡觀察使委中書門下奏聽進止所舉人中兩人善政一人犯贓亦得贖免其犯贓官永不齒錄從之

昭宗天祐元年勑應天下州府令錄並委吏部三銓注擬自四月十一日以後中書並不除授或諸道薦奏量

留即度可否施行

杜氏通典評曰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審擇必獲器能自兹厥後轉益煩廣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戶千途入為仕者又不可勝紀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

吏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趨共慕榮達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歷方至何暇淹留著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郡國百餘太守入作公卿郎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闕略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效寄委斯重酬奬亦崇今之部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復為八九邑之俊人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動咨稟地卑禮薄事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

然也始後魏崔亮為吏部尚書無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時沉滯者皆稱其能魏之失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衆内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厠班列皆由執政則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罔徵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銓綜失叙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

失不亦謬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辯論之方擇於書判靡然趨尚其流猥雜所以閲經號為倒拔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壓例示其定限平配絶其踰涯或糊名考覈或十銓分掌茍濟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總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為國之本資乎人吪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

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否臧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實為大政可不務乎

文獻通考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八九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王增賢

文獻通考卷三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十一

舉官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自唐末喪亂搢紳之家或以告敕鬻於族姻遂亂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偽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

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毁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泣道路或餒死逆旅

明宗天成二年制選人或因遠地干戈私門事故遂至過格今後如過格十年外不在赴集之限又據長定格選人中有隱憂者殿五選伏以人倫之貴孝道為先既有冐於尊親定不公於州縣有傷風化須峻條章今後諸色官員内有隱憂冐榮者勘責不虚終身不齒其入仕告敇並付所司焚毁

三年敕北京及河北諸道攝官內有莊宗御署及朕署便與據正官資叙其偽朝授官勘驗不虛亦同告身例處分與元以西曾授偽蜀爵命敕到後一周年為限各於本罷任處投狀分析申奏點勘出限不叙理

中書奏吏部流外銓諸色選人試判兩節並不優劣等第與官資其業文者任徵引古今不業文者但據事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

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效官劉塋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藁草侮瀆公場及至定期覆試果聞自懼私歸宜令所司落下放罷許再赴舉　其年十月敕訪聞每年及第舉人牒試吏部闕試判題雖有判語全無祇見各書未詳仍或正身不至如斯乖謬須議去除此後闕送舉人委南曹官吏准格考試如是進士并經學及第人曾親

筆硯其判語即須緝構文章辨明治道如是委無文章許直書其事不得祇書未詳如闕試時正身不到又無請假文書却牒貢院申奏停落

按唐以試判入仕五季因之然以此三條觀之其為文具可知也有如流外銓必胥吏之徒非以文學進身者則所對不責其引徵古今但據事理判斷誠是也至於及第進士而乃一詞莫措傳寫定本雷同欺誑至煩國家立法明開曾親筆硯委無

文章兩途以處之則烏取其為進士乎況正身多不至則所謂試者不過上下相與為欺耳可無試也

長興二年敕舉選之衆例是艱辛曾因兵火之餘多無敕甲不有詳延之路永為遐棄之人其失墜告身者先取本人狀當授官之日何人判銓與何人同官上任與何人交代仍勘歷任處州縣如實則别取命官三人保明施行

周世宗顯德元年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連坐
宋朝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唯注擬州縣官舊幕職皆使府辟召國朝但吏曹擬授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中書特授周朝每藩郡有闕或遣朝官權知太祖始削外權牧伯之闕止令文臣權涖其後内外皆非本官之職但以差遣為資歷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少卿監以

上刺史副率内職中書樞密院主之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常叅官并翰林學士内有嘗佐藩郡及歷州縣官者各保舉堪充幕職令録一人不必以親為避但條析具實以聞當於除授制書署其舉主他日有所犯不如舉狀連坐之

知制誥高錫奏請許人訐告濫舉所告不實者罪之得實者白身授以官有官者優擢非仕宦者賞緡錢從之

四年詔自前藩鎮多奏初官人為掌書記頗越資序自今歴兩任有文學者方得奏舉又詔陶穀等於見任前任幕職州縣官中舉堪為藩郡通判者一人如謬舉量事連坐　又詔自今諸州吏民不得即詣京師舉留節度觀察防禦團練等使刺史知州通判幕職州縣等官若實以治行尤異著名吏民固欲借留或請立碑頌德者許即於本處陳述以俟上報　真宗咸平時復詔禁之

乾德二年詔翰林學士等四十二人各舉才堪通判者各一人　又詔吏部南曹以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上慮銓衡止憑資歷或英才沈於下僚故也

開寶四年詔自今諸州不得以攝官視事其闕員處即時以聞當委有司除注　十一月又詔近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及慮若吏民政欲著吏能雷同遐棄良可惜也宜委有司按其歷任經三攝無曠敗即以名聞任僞

署者不在此限
五年先時令諸州印發春季選人文解自千里至五千
里外分定日限為五等各發離本處及京百司文解並
以正月十五日前到省餘季准此若州府違限及解狀
内少欠事件不依程式本判官録事參軍本曹官罸置
殿選諸州員闕並仰申闕解除以木夾重封題號逐季
入遞合格日四時奏年滿俟敕下準格取本司文解赴
集流外銓據狀申奏依四時取解參選至是國家取判

益交廣閩土既廣吏員多闕是以歲常放選選人南曹投狀判成送銓銓司依次注授其後選部闕官即特詔免解非時赴集謂之放選習以為常取解季集之制有名而無實矣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先是選人試判三道考為三等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為上一道全通二道稍次而文稍堪為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繆為下判上者職事官加一階州縣官超一資判中依資判下入同類

惟黃衣人降一資至是詔增爲四等以三道全次文翰無取者爲中下依舊格判下之制以三道全不通而文翰紕繆者爲下殿一選

六年令諸路轉運使下所屬州府令長吏擇見任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驛召引對授以知縣之任

八年詔自今應臨軒所選官吏並送中書門下考其履歷審取進止時上選用庶僚不專委有司皆引對觀其

敷納有可采者悉與超擢復慮因緣矯飾徼幸冒進乃有是詔

雍熙二年令翰林學士兩省御史臺尚書省官各於京官幕職州縣中舉可升朝者一人

四年詔曰進賢推士當務至公行爵出禄固無虛授苟畢得其材實亦何恷於寵章近者諸處奏薦多涉親黨既非得舉徒啟倖門將塞津谿宜行告諭自今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吏並不得擅舉人充部內官其有闕員

即時具奏

端拱三年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為轉運使是日詔曰國家詳求幹事之吏外分主計之司雖曰轉輸得兼按察總覽郡國職任尤重物情舒慘靡不由之尚慮徼功固當責實交相繩檢於理攸宜自今轉運使凡釐革庶務平反獄訟漕運金穀成績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於民者令諸州歲終件析以聞非殊異者不得條奏詔三司三館職事官已升擢者不在論

薦其有懷材外任未為朝廷所知者方得奏舉

四年令内外官所保舉人有變節踰濫者舉主自首原其罪

上勵精求治聽政之暇因索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問朝士有德望者悉令舉官仍令自今中外官所舉之人並須析其爵里及歷任殿最以聞不得有隱所舉責實無驗者罪之如得狀者有賞典

真宗咸平二年祕書郎陳彭年請復舉官自代之制詔

秘書直學士馮拯陳堯叟參詳之拯等上言竊詳往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内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今緣官品制度沿革不同伏請令兩省御史臺官尚書省六品以上諸司四品以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閤門投下方得入謝在外者授訖三日内具表附驛以聞詔可

景德元年詔內外羣官所保舉人亦有中道變遷但或不令言上必恐負累滋多宜令比類並許陳首當懲責其人特免連坐

四年又令舉官所舉差遣本人在所舉任內犯贓即用連坐之制其改他任犯贓元舉主更不連坐

大中祥符二年詔幕職州縣官初任者或未熟吏道羣官勿得薦舉

三年四月詔自今每年終翰林學士以下常參官並同

舉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職州縣官各二人明言治行堪何任使或自己諳委或衆共推稱至時令閤門御史臺計會催促如年終無舉官狀即具奏聞當行責罰如十二月内差出亦須舉官後方得入辭諸司使副承制崇班曾任西北邊川廣鈐轄親民者亦同此例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官知州通判結罪奏舉部内官屬不限名數明言在任勞績如無人可舉及顯有踰濫者亦須指述不得顧避以次年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到京

如有違限委都進奏院具名以聞當依不申考帳例科罪三司使副即結罪舉奏在京掌事京朝官使臣仍令中書置籍先列被舉人名銜次列歷任功過及舉主姓名薦舉度數一本留中書一本常以五月一日進内次年籍内仍計向来功過及薦舉度數使臣即樞密院置籍兩省尚書省御史臺官凡出使廻並須採訪所至及經歷鄰近郡官治迹善惡以聞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官知州通判到闕各具前任部内官治迹能否如鄰近及

經由州縣訪聞羣官善惡亦許同奏先於閤門投進後方得入見或朝廷要人任使及有不治州縣難了公事並於上件籍内選擇過犯數少舉任及課績數多并資歷相當者差委仍於宣敕内畫列舉主姓名或能一任幹集即特與遷轉苟不集事本犯雖不去官亦移閑慢僻遠處内外羣臣併舉及三人幹事者仰中書樞密院具名取旨當議甄奬如並舉三人不集事坐罪不至去官亦仰奏裁當行責降或得失相參亦與折當

天禧三年吏部銓言本司令録稍多員闕甚少請權借審官院京朝官知縣闕注擬一任詔審官院以五千户以下縣借之

仁宗天聖六年詔審刑院舉常參官在京刑法司者為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刑部詳覆法直官皆舉幕職州縣曉法令者為之自請試律者須五考有舉者乃聽試律三道疏二道又斷中小獄案二道通者為中格

時舉官擢人不常其制國子監闕講官嘗詔諸路轉

運使舉經義通明者或欲不次用人又嘗詔近臣舉常參官歷通判無贓罪而才任繁劇者已之親及執政近屬毋得舉欲官諸邉要亦嘗詔節度使至閤門使知州軍鈐轄諸司使舉殿直以上材勇使邉任者或令三司使下至天章閣待制舉奏之邉有警又或詔諸轉運使提點刑獄升朝官舉所部官才任將帥者三路知州通判縣令皆詔近臣舉廉幹吏選任之毋拘資格至於文行之士錢穀之才刑名之學各因

時所求而薦焉而守選者更郊赦減與赴調後立法所舉未遷而罪贓暴露者免劾自天聖後進者頗多物議患其冗始戒近臣非受詔毋輒舉官又下詔風厲毋以薦舉為阿私其任用已至部使者毋得復薦失舉而已擢用聽自言不實弗為貿

又詔磨勘遷京官者增四考為六考增舉者四人為五人犯私罪又加一考舉者雖多無本道使者亦為不應格議者以身言書判為無益乃罷之而試判者亦名文

具因循無所去取
御史王端以為法用舉者兩人得為令為令無過譴
遷職事官知縣又無過譴遂得改京官乃是用舉者
兩人保其三任也朝廷初無參伍考察之法偶幸無
過輒信而遣之是以碌碌之人皆得自進因仍弗革
其弊將深乃定令被薦為令任內復有舉者始得遷
否則如常選無輒升補時增設禁限常參官已授外
任毋得奏舉京官見任知州通判升朝官兵馬都監

諸司副使以上及在京員外郎嘗任知州通判諸司副使嘗任兵馬都監者乃聽明年流内銓復裁内外臣僚歲貢數文臣待制至侍御史武臣自觀察使至諸司副使舉吏各有等數毋得輒過而被舉者須有本部監司長吏按察官乃得磨勘睦州團練推官柳三變到官未踰月而知州吕蔚薦之侍御史知雜郭勸言蔚未覩善狀而薦之葢私之也乃限到官一考方得薦又詔選人六考改官而嘗犯私罪者加一考

知雜御史觀察使以上歲舉京官不得過二人其嘗參官毋得復舉自是舉官之數省矣　又命監司以所部州多少劇易之差為舉令數非本部無輙舉其後又增舉主至三員蓋官冗之弊浸極故保薦之法大抵初畧而後詳也

仁宗朝尤以選人遷京官為重雖有司引對法當與帝亦省察其當否乃可之

蘇軾策別曰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

諸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决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强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

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逺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材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於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

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啟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為人至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

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　又曰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法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

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强為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寛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

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為牧人歟夫為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

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刼良民以求茍免耳為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罷職司守令令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茍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利小人無容足之

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

石林葉氏曰祖宗時監司郡守薦部吏初無定員有其人則薦之故人皆謹重不肯輕舉改官人每歲遂至數倍事有欲革弊而反以為弊固不得不謹其初治平中賈直孺為中司嘗以為言朝廷終莫能處蓋人情沿習既久雖使復舊亦不可為也

英宗時御史中丞賈黯又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員可謂多矣而吏部奏舉磨勘選人未引見者

至二百五十餘人臣不敢遠引前代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法尚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而諸路使者薦部吏數未有限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者雖非部吏皆得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考頗增而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條約比天聖漸繁而改官者固已衆矣然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即引對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

六七十人皇祐及今纔十年耳而猥多至於三倍向也法踈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一郡之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為遺己當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薦者所以多而真才實廉未免愳於無能也謂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天子納其言下詔申敕焉

明年詔中外臣僚歲得舉京官者視元數以三分率之

減一分舉職官有舉者三人任滿選如法所以分減舉者數省京官也是歲判吏部流内銓蔡抗言奏舉京官人尚多度二年引對乃可畢計每歲所舉無慮千九百員被舉者既多則磨勘者愈衆且令天下員多闕少率三人而待一闕若不稍改後將除吏愈艱臣愚以為可罷知雜御史觀察使以上歲得舉官法從之自是舉官之數彌省矣

治平三年命宰執舉館職各五人先是上謂中書曰水

潦為災言事者云咎在不能進賢何也歐陽修曰今年進賢路狹往時入館有三路今塞其二矣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年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第一人及第有不十年即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不復試是高科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只令上簿候缺人乃試是薦舉路塞矣惟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所謂薦舉路狹也上納之故有是命韓琦曾

公亮趙槩等舉蔡延慶以下凡二十人皆令召試宰臣以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之茍賢豈患多也先召試蔡延慶等十人餘須後時

石林葉氏曰國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文院其實無別舍但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間爾直館直院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凡狀元制科一任還即試詩賦各一而入否則用大臣薦而試謂之入館官制行廢崇文院為祕

書監建祕閣於中自監少至正字列為職事官罷直閣直院之名而書庫仍在獨以直祕閣為貼職之首皆不試而除蓋時以為恩數而已

治平四年陳汝羲試學士院中等除集賢校理御史吳中言比擇十人先試館職而汝羲亦預漸至冗濫兼詩賦非所以經國治民請用兩制薦舉仍罷試詩賦代之以策詔兩制詳議其年試胡宗愈輩仍用詩賦熙寧元年罷試詩賦而更以策論二年王介等五人始以策論

試於學士院皆除館職後比年有試者蘇稅陳睦李清臣劉摯王欽臣等皆以試除四年太常丞許將以所業獻召試為集賢校理五年呂公弼薦王安禮材堪大用召對稱旨欲峻用之其兄安石辭乃以為崇文院校書曾布常舉鄧潤甫可備經筵館職詔取潤甫應制科進卷視之擢為集賢校理

舊制凡設試以待命士而入之銓注者自蔭補銓試之外有進士律義武臣呈試材武及刑法等官而銓

試所受為特奏蔭補初赴選皆試律暨詩已任而無勞績舉薦及無免試恩皆試判熙寧更制以後槩試律義斷案議後又增試經義中選者皆得隨銓擬注是銓試之凡也

按是時進士選人之守選者亦皆試而後放然特詳於蔭補云

四年詔曰故事二府初入舉所知者三人將以覲大臣之能比年多因請謁干譽薦者不公其令中書樞密院

舉人皆明言才業所長堪任何事以副朕為官擇人之意

熙寧元年陳升之拜相循例薦侯叔獻程顥皆與堂除又陞一任帝曰薦士不考才實以輔臣故例得進秩升任此何為也於是罷兩府初入舉官之制

熙寧二年御史乞罷堂選知州曾公亮執不可帝曰精擇判審官人付之何為不可王安石曰中書所總已多通判亦有該堂選者徒留滯不能精擇歸之有司宜也

按課試儒生有司之事也今以禮部考校為未當而必俟乎親策進退百官宰相之事也今以中書選擇為留滯而一付之審官輕重失倫矣況司牧之任千里休戚所係非他官比而廟堂一不之問則所謂中書所總已多者其事豈有重於進賢退不肖者乎

三年置審官西院舊制文臣京朝官審官院主之武臣內殿崇班至諸司使樞密院主之供奉以下三班院主

之至是詔曰樞輔之任重矣不當親有司之事其以審官為東院别置西院專領閤門祗候以上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　又詔川陜福建廣南七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其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著為令後增湖南為八路

帝以舊舉官往往緣求請得之多且濫欲革去奏舉而槩以公法乃詔内外舉官法皆罷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

五年詔堂選堂占悉罷吏部始立定選官格其法各隨所任職事以入任功狀立格以待擬注

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上言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

京官常須十年以上涉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

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懐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髙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縁而民徳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

按罷諸司之薦舉付銓選於吏部此熈寧所立之

法益所以示至公而絶倖門也今東坡公所言乃如此豈此法特所以待守常安分之人而阿諛時揞附會新法如所謂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則初不在此限乎

哲宗元祐時司諫蘇轍言祖宗舊法凡任子年及二十五方許出官自餘進士諸科初命及已任而應守選者非逢恩不得放選先朝患官吏不習律令欲誘之讀法乃減任子出官年數除去守選之法槩令試法通者隨

得注官自是天下爭誦律令於事不為無補然人人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吏部員多闕少閩令已用元祐四年夏秋闕官冗至此亦極矣宜追復祖宗守選舊法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

蔭補入學肄業一年不犯上三等罰方許就銓試詳見學校門

御史上官均言定差不便有七諸路赴選中試乃差八

路隨意即射不均一也諸路吏選有待試有需次率及七年方成一任畧計八路就注若及七年已更三任矣不均二也八路雖坐愆停罷隨許射注而吏選無愆犯人既須試法又待次大率四年方再得禄況八路待次又許權攝禄無虚日不均四也八路士人得特奏名者免試就注家便年髙力僊不復望進往往營私廢職其弊五也仕八路久知識既多士人就射本路不無親故請囑其弊六也八路監司地逺而專便使濫減功過名

次人亦不敢爭校故有力者多得優便而孤寒滯卻其弊七也定差本意止因省迓送僱費然事極弊生八路闕常有餘吏部闕常不足今立法互季遴用而運司定差猶占其半是半均半不均也如聞迓送僱直歲計不堪多用坊場河渡錢已可給用請併八路定差盡歸吏部殊為均便

左僕射司馬光言臣竊惟為政之要莫若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

於材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皋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况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謹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竊守至廣俊彦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懐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

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上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上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同上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

議寄禄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中舉三人（非謂每科舉三人各隨所知於十科內一歲共舉三人）其狀云臣切見某人有何行能（並須指陳實事不得徒飾虛辭位在上者得舉下下不得舉上）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謂舉行義純固而遂犯名教之類）及犯入己贓臣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置簿抄録舉主及所舉官姓名別置合舉官臣僚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須令差官體量

相度點檢磨勘刻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勾上件事務若能辦集即别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謂若經筵或學官有闕即用行義純固經術精通等科臺諫有闕即用節操方正科之類則委執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敕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

寛宥雖見為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所貴人人重謹所舉得人

光又言朝廷執政只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愛憎毀情偽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寛宥則今後自然謹擇不敢

妄舉矣詔皆從之

詔大臣奏舉館職並如制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

此令

先是右正言劉安世言祖宗之待館職也儲之英傑

之地以飭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益其聰明稍

優其廩不責以吏事所以滋長德器養成其名卿賢

相也自近歲以来其選寖輕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

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獲貼職多

開倖門恐非祖宗德意望明詔執政詳求文學行誼審其果可長育然後召試非試毋得輙命庶名器重而賢能進至是乃降詔命而言未盡行安世復奏祖宗時入館鮮不由試惟其望實素著治狀顯白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既過聽臣言追復舊制又有所謂朝廷特除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材高下資歷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為更張弊源尚在願倣故事資序及轉運使方可以特

命除授庶塞僥倖重館職之選

二年殿中侍御史呂陶言郡守提封千里生聚萬衆所係休戚而不察能否一以資格用之凡再為半刺有薦者三人則得之矣不公不明十郡而居三四是天下之民半失其養請令内外從臣歲舉可為守臣者各三各略資序而採公言庶其可以擇才庇民也詔内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再歷通判資序堪任知州者一人籍於吏部遇三路及一州而四縣者其守臣有闕先差

本資序人次案籍以及所薦者八月殿中侍御史韓川言近委大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而薦所不及雖課入優等皆未預選此倚薦以為信也然大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唯馳騖請求因縁宛轉者常多得之迹遠地寒雖歴郡久治狀著課入上考偶以無薦則反在通判下不許入三路及四縣州且州以縣之多少而分簡劇亦為未盡葢繁簡在事不在縣固有縣多事不繁亦有縣少事不簡者願參以考績之實著為通令仍不以縣之

多少而為簡劇詔吏部立法以聞已而歲舉積多吏部無闕以授四年遂罷大中大夫以上歲舉法唯奉詔乃舉焉

紹聖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礪乞稍責吏部甄別能否凡京朝官才能事效苟有可録尚書暨郎官銓擇而以名聞三省分三年考察之高則引對次即試用下者還之本選若資歷舉薦應入高而才行不副許奏而降其等凡皆略許出法而加陞絀歲各毋過三人

徽宗政和六年臣僚言知縣縣丞凡百七十餘闕無願注者命吏部措置已而吏部取在選應入者隨其資序自上而下不以願否徑自差注如硬差法遂有貫戶福建而强注四川者明年上知其遠難赴特許便鄉差注路雖遠毋過三十驛已注者聽改注

重和元年臣僚言八路定差歲久弊多嘗究其原在付非其人而又舉職不專也且四選之在吏部尚書侍郎專總其事而八路則委之轉運既以軍儲吏禄供饋支

移爲已責而差注視爲末務乃付之主管文字官其人又以稽考簿書檢勘行移爲先而不復究心差注乃付之士案率吏胥擬定而僉廳特視成書判而已幾何而不廢法哉比年以來賄賂公行隨其厚薄爲注闕之高下甚者曰某闕供給厚遺我一季之得則可差矣某地主租優歸我一料之資則以汝往矣茍賤不廉之士亦增賕以市而取償於至官之後間有剛正而無賂者則定差之牘脫漏言詞隱落節目暨其上部必致退卻待

其參會重上已半歲所矣士大夫以身在八路勢須畏忌若必投訴是訴所涖監司也以是闕多而不調者衆宜督察典領之官歲終取吏部退難有無多寡為之課而賞罰之可以公擬注而絶吏賕從之仍立為法

陞改薦任之法選人用以進資改秩京朝官用以陞任舊悉有制自熙寧後又從而損益之故舉皆限員而歲又分舉制益詳矣

先時選人應改官必對便殿舊制五日一引不過二

人其後待次者多至有踰二年乃得引帝憫其留滯

至元豐四年乃詔每甲引四人以便之

二年定十六路提點刑獄歲舉京官縣令額京東西河東路京官七人職官三人縣令四人成都府梓州江南東西路京官五人職官三人縣令四人建利州荆湖南北廣南東西路京官四人職官三人縣令二人夔州路京官三人職官二人縣令二人

六年詔察訪官舉京官職官縣令者河東兩浙十二人

餘路十人陞陟不限數

選人任中都官者舊未有薦舉法至是詔其屬有選人六員者歲得舉三員又定提舉市易司歲舉京官五員

元祐元年歲舉陞陟始立額如舉改官及職令之數復通判舉法詔歲舉京官縣令各一員仍間迭而舉用孫覺言吏部選人改官歲以百人為額

紹聖元年右司諫朱勃言選人初受任雖有能者法未

得舉為京官而有挾權善請求者職官縣令舉員既足
又併改官舉員求之詔歷任通及三考而資序已入幕
職令錄方許舉之改官又言選人改官歲限百人而元
祐變法三人為甲月三引見積累至今待次者亡慮二
百八十餘人以數而計歷二年三季始得畢見請酌元
豐令增損之詔依元豐五日而引一甲甲以三人歲毋
過一百四十人俟待次不及百人別奏定
大觀四年裁減國學長貳歲舉改官而立之數大司成

十五員祭酒司業各八員

政和三年尚書省修立改官格承直郎至登仕郎六考將仕郎七考有改官舉主而職司居其一即與磨勘如因坐公私愆犯各隨輕重加考及舉官有差從之

七年臣僚言官冗吏員增多本因入流日衆熈寧郊禮文武奏補總六百一十一員元豐六年選人磨勘改京朝官總一百三十有五員近考之吏部政和六年郊恩奏補約一千四百六十有奇選人改官約三百七十有

奇其来既廣吏員益衆欲節其来惟嚴守磨勘舊法不可苟循妄予而已且今之磨勘有局務減考第者有用遠減舉官者有用酬賞比類者有因大人特舉者有託因事到闕而不用滿任者有約法違礙許先次而改者凡皆棄法用例法不能束而例日益繁苟不裁之將又倍蓰於今而未可計也請詔三省若吏部舊有正法自當如故餘皆毋得用例詔惟川廣水土惡弱之地許減舉如制餘悉用元豐法從事其崇寧四年之制勿行

高宗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吏部時四選散亡名籍莫考始下諸道州府軍監條具屬吏寓官之爵里年甲出身歷任功過舉主到罷月日編而籍之

詔京畿京東西河北河東士夫在部注授雖銓未中而年及者皆聽注官二年詔京官赴行在者令吏部審量非政和以後進書頌及直赴殿試之人乃聽參選任部知州軍通判簽判及京朝官知縣監當舊以三年為任者令權以二年為任兵休仍舊以赴調者

萃東南選法留滯故也

四年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守法不立自京黼用事有詣堂及吏部闕者判一取字雖已注人亦奪予之甚至部有佳闕密獻以自効為寒遠患踰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長貳自今堂中或取部闕並須執守毋得供報從之

紹興元年詔館職選人到任及一年通理四考並自陳改官

選人改官舊無定數紹興以後多不過九十人少或

至五十人紹興二十年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六十八人三十年七十四人三十一年五十八人捕盜及職事官皆不在數三十二年遂至一百十三人孝宗患之隆興元年四月詔以百員為額乾道三年七月又通四川為百二十員七年十月有司請不限員奏可時虞丞相當國也淳熙初上以官冗稍嚴陞改之令於是六年引見改官不及七十員而捕盜在焉周洪道為吏部尚書七年二月因請以七十員為額是年四月又增八十員職事官并引見改官六

十五人四川换給一十五人特旨改官不與十三年三月又詔職事官改官在八十員歳額之外自是歳改京官者僅百員今遂為永制奏舉京官祖宗時無定數有其人則舉之太平興國後諸州通判亦得舉京官熙寧中取以為提舉常平官員數元祐中嘗暫復之至紹聖又罷淳熙六年九月上以歳舉京官數濫命給舍臺諫議之王仲行傅希吕時兼給事中乃請六曹寺監戸部右曹郎官同歳減舉員三之一諸路監司

減四之一禮部國子監長貳減三之二前執政歲減
二員諸州無縣者歲止一員歲終不除運副而判官
補發者不理為職司奏可慶元元年十一月復詔判
官補發副狀理為職司又詔職司狀不得用二紙用
姚察院愈奏也在京選人舊無外路監司薦舉渡江
後詔以六部長貳作職司乾道七年九月罷之惟館
學官通理四考不用舉主改官蓋累聖優賢之意
二年呂頤浩言近世堂除多侵部注士人失職宜倣祖

宗故事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内自察官省郎已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餘闕并寺監丞法寺官六院等武臣自凖備將領正副將已上其部將廵尉指使以下並歸部注從之

三年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後文籍散佚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録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乃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而成此書

五年詔自今注擬並選擇非老疾及不曾犯贓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時建議者云州縣親民莫如縣令今率限以資格雖貪懦之人一或應格則大官大職得以自擇請詔監司郡守條上劇邑遴選清平廉察之人如前日預十科之目者為之

二十二年右諫議大夫林大鼐上言曰中興之初恩或非泛人得僥倖有以從軍而改秩者有以捕盜而改秩者有以登對而改秩者今則朝廷無事謹惜名器改秩

無他惟有舉薦一路而貪躁者速化廉靜者陸沉臣欲取考第員數增減以便之增一任者減一員十考者用四十二考者用三十五考者用二如減舉法行須實歷縣令不得仍請嶽祠其或負犯殿選自如常坐士有應此格者行無玷闕年亦蹉跎無非孤寒老練安義分之人望付有司條上以弭奔競　議者以進士登科門廕子弟纔沾一命不復參部多干堂除有紊銓法詔禁之二十九年敕令所删定官聞人滋請凡在官者歷任及

十考以上無公私過犯雖舉削不及格許降等升改或疑其太濫則取吏部累年改官酌中人數立為限隔舉狀年勞參酌並用於是天子以其議下近臣而中書舍人洪遵給事中王希亮等上議曰自一命已上仕於州縣之間雖有真賢實廉勢不能自達於上故為之立薦舉之法必使之歴任六考所以遲其歲月而責其赴功必使之舉官五員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若舉之而非其人有才而不見舉是則監司郡守之罪而非法

之不善也今如議臣所請則有力者惟圖見次無才者苟冀終更率不過出官十餘年可以坐待京秩此不可一也今欲酌每歲改官之員減其分數以待無舉削者則當被舉之人必有失職淹滯之嘆此不可二也京官易得馴至郎位任子之恩愈不可減非所以救末流之弊此不可三也夫祖宗之法非有大害未易輕議今一旦取二百年成法而易之此不可四也臣以為如故便

滋議遂寢

三十一年詔初官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方聽受監司郡守京削之薦

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具掌於七司著在令甲則所守者法也今陞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以復知去者不能以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賄公行姦弊滋甚嘗覩漢之公府則有辭

訟比以類相從使不良吏不得生因緣尚書則有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比之為言猶今之例臣謂今吏部七司亦宜許置例冊凡換給之期限戰功之定處去失之保任書填之審實奏薦之限隅酬賞之用否凡經申請或白堂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為例每半歲則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臺而詳焉如是則巧吏無所施而銓叙平允矣

先是劉珙為吏部員外郎有才智善摘檢姦弊一日

命汎中庭張幕設案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辯吏愕眙不能對時議翕然稱之

孝宗隆興元年詔選人歷十二考已上無贓私罪與減舉主一員

用聞人滋之言也舊舉主須員足乃以其𧷤上若舉主物故或罷免則不計故有得薦𧷤十餘而不克磨勘者淳熙中始有逐旋放散之令人皆便之

乾道二年令科舉前一歲量留司戸簿尉職官教官窠

闕以待黄甲進士　又詔見任在京監當六部架閣等如係京朝官以上須實歷知縣一任始聽闕陞通判資序初改秩者如之是時多以堂除理實歷越次闕陞故有斯詔

先是有出身人許注教官理為作縣是歲詔自今有出身曾任縣令初改官許注教官餘並先注知縣自是改秩者無不製邑矣

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

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夫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患在於用例破法比年之患在於因例立法故謂吏部者例部也今七司法自晏敦復裁定不無疎略然已十得八九有司守之以從事可以無弊而循情廢法相師成風盖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靳例常寛今至於法令繁多官曹冗濫蓋繇此也望詔有司裒集參附法及乾道續降申明重行考

定非大有抵捂者弗去凡涉寛縱者悉刋正之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賕謝之姦絶冒濫之門塞矣於是詔從修焉既而吏部尚書蔡洸以改官奏舉磨勘差注等條法分門編類冠以吏部條法總類為名十一月參知政事龔茂良進吏部七司敕令格式申明三百卷詔頒行焉

三年吏部言六十不得入選令文臣武臣皆有隱減年甲之弊詔禁之時州郡上闕狀稽違多畀人私攝乃詔

下諸道轉運司州委通判縣委縣丞監司委屬官以時中發稽違隱漏者罪之
光宗紹熙二年吏部侍郎羅點言銓量之法得以察其人物覈其功過而進退之而有司奉行寖成文具羣趨而進一揖而退是非賢否一不暇問甚者循習舊例纔注差遣更不銓量伏請自今令長貳從容接談稍問以市除瘧疾已有定法如絶不通曉及有過尤者别與注擬從之

寧宗慶元中制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中興以来數中嚴其令今除殿試上三名南省元外並令作邑自後雖宰相子甲科人無不宰邑者矣

文獻通考卷三十八